

聽！不見的聲音

「爸，今晚你有空嗎？父親節那天我沒辦法回來，想說如果有空的話，今晚我們可以先一起吃頓飯？爸！爸！」
望著背影，望著那操作電腦的背影，只有沈寂……

腳板與磁磚黏住幾秒後，黯然離去，轉身的瞬間，聲音破空而來，
「回來啦！放假幾天？什麼時候回去？」
「喔！一樣啊！都是星期日。」
或許是失去黏性的腳板與磁磚分離時發出的雜音，他聽到了，他回頭了，他看到了，他出聲了，只是，為什麼你不回應我剛剛的話呢？爸！

離開高雄到嘉義唸書，三、四週回家一趟，這兩句對白是劇本不用寫都已習慣說出，但我不想只是當臨時演員啊！喔！不！還有哩！阿爸白天工作，晚上或假日從事直銷，他的年紀，壓根兒趕不上科技的演進，當他需要電腦方面輔助時，我倆又多了對手戲，台詞的內容即是直銷，但這戲碼超過兩、三月才會一次。唉！誰是編劇？我被制約了。

或許學校也是個港，無論它能否讓我避風。

科系的關係，班上異性林立；個性的關係，身邊紅顏知己。跟女生一對一吃飯或聊天，是大學時鍛鍊出的功力，話說根基打得穩，到哪都很穩，根基就是正牌女友囉！雖然分隔兩地，溝通加信任造就十多年感情，我的那群姊妹們她也都認識。今晚是這位「妹妹」的飯局，前陣子她母親動手術，故慰問復原狀況，因這陣子較忙，她也數日未有聯繫，趁此撥電話回家。嗯嗯～～看她對談的樣子，根本是嘻笑打鬧嘛！家人感情真的很好，這樣看來，復原情形蠻樂觀的。

「剛那是妳妹嗎？」

「我爸啦！」

一句充滿笑容的回話，一股充斥親情的喜悅，奈何我只感受到一把席捲內心的利劍。她開始說著家人相處的樂事，我戴起僵笑的面具聆聽，想不到她的敏銳與細心，拋出一根針，穿過我面具的縫隙，

「你跟你家人相處好嗎？」

真的很諷刺！在校園跟姊妹們可以話天地道東西，談情說愛，談她們跟男友的情，說我跟女友的愛，怎麼在家中卻是表情符號冒黑線、烏鴉呱呱無人聞、小丸子與爺爺的風掠景象—如此無言？

天橋上，車輛的「叭叭」聲取代手機鈴聲，父親節被噪音無聲的送離。

今晚學校有音樂性社團的演奏。自小學接觸霹靂布袋戲後，對純演奏樂音總有一種特別的情感，能從聆聽中譜出一些文字，不消說今晚又可沈浸一下這饗宴了。中場休息，鋼琴……「黑白化高低，有限化無限，五指有形，運轉無形……」窗外，也許此時的明月是故意微露的，好讓賞月者感到遺憾，話說平時有多少人會留意到月亮？中秋的習俗，只不過給了庸碌的人們一個「月亮尚在」的藉口罷了，月是故相圓？再起的樂聲，一瞬的念頭，阿爸的一句指責：「長這麼大了，布袋戲別看了！」唉～文字，斷了墨水。

又是一次返家，又是一次跑龍套……

姪女三歲了，超級愛講話，幼兒的模仿能力果然強，又會撒嬌，看到阿公工作回來要抱抱。那天在我房裡玩積木，聽到阿公要外出了，隨即起身，一臉正經樣，走向樓梯大喊一聲：「阿公！00XX～～喔！」樓下傳來一聲：「好！」這什麼啊？我根本聽不懂她講什麼碗糕！阿爸居然能回應她。因為她，讓阿爸生活添了色彩，閒暇之餘的最佳娛樂，她講的話，阿爸當然會給予回應。後來才知道，原來是「阿公！記得帶手機喔！」

那……阿爸對我的回應呢？

這天，這座塔，這誦經聲，這颯颯風聲。不想讓家人知道的情形下，來到這裡，因為寧靜，反而更多聲音，究竟靜否？回想起一年多前，獨自一人守夜，偶而翻開冰棺上的毛巾，凝望著阿母的容顏，雖然只是幾秒鐘。記得阿母進加護病房前的那個週末，當時只有我跟她在病房，那一天，我對她說了很多很多，一週後，阿母走了，我慶幸有那段時間能向她吐露心聲，減少遺憾，也感嘆為何是在那段時間才這樣。

這天下午，不知是腦袋尚在混亂中，還是思緒尚未走出那座塔，看到剛進門的阿爸，一種言語嘔吐感湧出……

「爸！今晚你有空嗎？」

不經意的一句話，瞬間腦中閃過好些個畫面。終於，我聽見了，因為，我開口了，我把它說出來了。此時才頓悟，原來，之前的話語，不是阿爸不回應我，而是連我自己都聽不見，是我說不出口的話，是我讓他們在心中盤旋，先前真正的對話，居然只是那受制約……

「嗯？有什麼事情嗎？」

等不到換氣，阿爸的回應切斷我 0.5 秒紊亂的畫面，其實，我們之間，可以不只是那受制約的兩部份對話。這種感覺，彷彿已經燃燒至灰燼的火堆，風襲來，上層的灰屑或隨風飄浮，或滾到一邊，下層的火苗得以探出頭來，添加空氣的滋潤，火焰再起。

望著背影，望著那操作電腦的背影，只有沈寂……原來，沈寂的是我自己……

記得大一下學期，系上的重頭戲之一——幼幼劇坊，準備大半個學期，終於在舞台上演出，孩童是最主要的觀眾，掌聲的起落，燈光的熄滅。這一切，都在家人全然未知的情形下流逝，是後來無意中提到，阿母才笑著反應，

「啊演戲怎麼沒有叫我們去看？」

「跟你們說你們也不會去啊！」

就這樣，就這樣帶過這件事，就這樣顯示我的幼稚跟可悲，就這樣埋下如今的後悔。如果，當時我說出了，或許他們能來，他們能看到我在台上的演出，他們能看到自己孩子不同的一面，他們能露出更多的笑容，他們能為自己也为我驕傲。然而這一切，只是如果……

或許是比較有主見吧！從小常對大人們說出想法，結果換來的是「應嘴應舌」四個字，我真的是錯嗎？我錯在哪兒呢？也許我自認的理直氣壯，在你們眼中是無理取鬧加狡辯，也許吧！漸漸的，充斥在口中的那些話語，未等他們鼓脹我的兩頰，還來不及使聲帶抖動，就咬住了，吞下吧！至少不會化成排泄物。往後，對太多人有太多聽不見的聲音，直到現在。

如今，剩下阿爸。電影「送行者—禮儀師的樂章」中，男主角在最後才憶起父親的容顏，我的那些聲音，是否？也要等到那段時間？